

我的圣召：与中国人相遇 — 我 90 岁生日的反思 —

圣母圣心会：韩德力神父

在朋友们庆祝我 90 岁生日之际，我在此回答人们经常问我的两个问题。那就是我是“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决定成为一名中国的传教士？在我作为中国传教士的 65 年的岁月里，我做了什么？我尝试给与大家一个简短扼要的答案。

当我还是个孩子和青少年学生的时候，成为一名传教士的念头就在我心中萌芽，同时，我对未来还有其它几个梦想。学习语言一直是我最大的兴趣。我们的中学古典诗歌老师安多尼（Anton Van Wilderode）是一位著名的佛兰德斯诗人，在课堂上挑战我们翻译维吉尔（Virgilius）的一些拉丁文诗句。那时，我很想成为一名拉丁和希腊语的教师。有一天，我们天主教学生登台表演了另一位佛兰德斯作家费利克斯（Felix Timmermans）创作的圣诞剧“圣诞之星”，我在演剧中扮演了其中一个主角。随后，安特卫普一所戏剧学校的校长邀请我进入他的学校，成为一名职业演员。如果把教学和表演结合起来，何乐而不为呢？而且，还有其他的可选的路。最终，这些梦想都没有实现。

我圣召的开始是在我 16 岁的时候，我决定加入圣母圣心传教修会，然后到中国传教，其过程如下：那时候，我是圣尼阁老（Sint Niklaas）中学四年级读拉丁和希腊语的住校学生。1948 年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中国传教的圣母圣心会石德懋主教（Leo De Smedt）到我们学校演讲。他讲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1946 年 12 月，军队入侵了他传教的天主教村西湾子，一些建筑物被烧毁，学校和漂亮宏伟的主教座堂也被彻底毁掉，200 人被杀，100 多人被带到雪山上，再也遥无音信。这位 78 岁的主教演讲结束时说“我虽然老了，但我会依然回到西湾子村，与我的人民在一起”。记得那时我默默地离开了大厅，对我的朋友什么都没说。就在同一天的晚上，我就下定决心加入圣母圣心会，到中国的西湾子传福音。1950 年那一年，我 18 岁时成为了圣母圣心会的初学生。

七年后，于 1957 年，我作为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没有到中国，而是去了中国台湾，因为当时已经不允许传教士进入中国，于是我不得不放弃我起初去西湾子的梦想。主的计划奇妙无比，1982 年我们在鲁汶成立了南怀仁基金会，多年之后，最终，我还是到达了西湾子，且允许我促进与中国进行对话与合作。那时，老主教石德懋在中国的监狱已经去世多年。他的坟墓始终没有找到。我私下会见了接替石德懋主教的老主教张克兴，他在监狱和劳改所中度过了 36 年。当我聆听他以平静的口气讲述他 36 年的牢狱经历时，使我深受感动，因为在他的讲述中不带有任何愤怒或仇恨，一位活生生的圣人。最后，他把石德懋主教在监狱去世时穿的外套，后来他自己继续又穿了 36 年送给了我，成为了圣髑。

虽然石德懋主教被排斥，但是我想去西湾子的梦依然不变。自从西湾子村被摧毁后，教友们就成为了“地下”团体（不被政府认可）。也不允许我与他们见面。30 多年以后，于 2012 年实现了我 1948 年的梦想。我最终还是去了西湾子，虽然是在被严格监控下获得了批准，在随后的访问中，这种监控随之减少，我甚至和比利时的代表团一起参访了西湾子。今天，我是西湾子的一个朋友，我去那里邀请教友们与我们一起追随教宗方济各走与中国对话的道路。我们深刻地意识到，



年轻的韩德力神父

他们经历了那些戏剧性事件之后,走这条路是多么的困难与心痛,然而对话是我们交谈的中心主题。我们坚信与教宗同行是我们唯一该走的路。这就是为什么走对话的路现已成为我传教生活主要奋斗的目标:把各行各业、不同信仰和不同意识形态的人聚在一起,与他们接触,在相互尊重中与他们展开对话。这完全是我们的福音精神。我在1948年那个星期天晚上在圣尼阁老(St Niklaas)中学所做的决定,在我的整个生命中从来无怨无悔。

现在回答第二个问题:“在我65年(1957-2022)的传教生涯中,我在中国和鲁汶南怀仁基金会做了什么?”我用两个词回答这个问题:与中国人相遇。这个答案可能会让一些朋友感到惊讶,因为他们认为,传教士的任务是“拯救灵魂,为婴儿施洗。”是的,我们被派是作见证和施洗,但我们不能强迫人接受洗礼。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与人接触,互相聆听,学会更好地理解对方,表达相互间的尊重。我们与那些寻求并已准备好接受福音的人传福音。首要前提是加强对话、与人相遇、促进团结与和平。在我去中国之前,就有意识地为自己设定了这个目标,我也如此做了。

早在1954年,当我在鲁汶学习神学时,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将来到中国做什么?”当时,我与印度的一位年轻佛教徒保持着联系,我请叫他佛祖对他意味着什么,我也会告诉他基督对我来说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之间通信的内容。除此之外,在学习神学时,我还阅读了路易(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教授的佛教书和印度教书籍。这激发了我对佛教、道教、印度教和其他亚洲宗教产生了极大的尊重。后来当我在台湾和中国大陆时,我曾经几十次在寺庙里静静地站在那里,默默地欣赏人们烧香。

当在中国的神学院教授牧灵神学时,我不断提醒我的学生,我们有责任在祈祷中尊重所有人,无论他们信奉那种信仰。虽然我们的信仰不同,但我们感觉到我们属于同一个家庭。不幸的是,我们对彼此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所以我们迫切需要首先彼此聆听。一个开放聆听的心态是迈向相互丰富对话的第一步。如果我们的伙伴也持开放态度,我们就会毫不怠慢满怀热情地谈论我们自己的基督信仰观和主的福音,我们认为信奉基督是最美妙的信仰。正如主所教导的,我们推动和宣讲福音时,只要有人自愿接受基督信仰,我们才会为他们施洗,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不能勉强。优先考虑的是与他人接触,无论他们信奉哪种信仰。简单的接触可能有一天会达到顶峰,那就是“相遇”的时刻,这时才能更深入理解与欣赏,但要达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植入他人心灵是一条漫长的路。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于1978年实行中国开放政策,开始进行与其他国家合作和交流。这时候,我1948年的旧梦意外地重新复苏了:“去中国的梦想,特别是去中国北方寒冷的西湾子村。”自1865年以来,679名比利时和荷兰传教士在中国最不发达的地区传福音,他们服务的区域自东至西相距3000公里(相当于从鲁汶到北非的路途)。他们建造学校,修建整个地区最大的现代化医院,修筑水渠以灌溉数万公顷的农田,并为教友们修盖教堂,教友们可以在教堂内祈祷。现在,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年代后再次开放,圣母圣心会非常希望知道那些教友团体是否仍然存在,以及他们的情况如何。

这就是为什么圣母圣心会把南怀仁基金会设立在鲁汶大学,为的是展开学术研究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并与中国社科院建立新的关系。这将使我们能够与我们以前的教友们进行接触与交流。给我们打开了大门,一个全新的机遇“促进不同文化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与相遇,包括与共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许多人认为南怀仁基金会进入了外交领域,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工作在某些方面涉及到外交边缘,因为它包括联系中国教会和民政当局,以及与梵蒂冈的接触。有幸的是,我在罗马工作7年期间,



通过到传信部和与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的接触，我对罗马圣座有了一定的了解。

我们的目标是发展友好性对话，准许自由和坦诚的沟通交流，同时避免冲突。在与中国共产党当局的关系中实现这一目标，并与中国的所有基督徒，那些被官方认可的和地下的，以及与台湾的基督徒和罗马圣座保持友好关系，这是一个艰巨的挑战。我是罗马中国教会委员会的成员，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内部持有不同的观点，罗马教廷内部亦然。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曾经与三位教宗会面谈话，其中最多的是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也与教宗本笃十六世和教宗方济各有过交谈。南怀仁基金会一直以来促进对话，并追随方济各教宗的脚步，因为他向我们展示了对话是唯一有效的途径。

但是在教会内部也有反对的意见，同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也有相反的意见，甚至有些人公开阻挠对话。但只有那些了解过去 200 年的帝国主义历史的人，对此才不会感到惊讶。必须消除对过去的误解，这正是产生对话步骤的一部分，但人们对此种方式抱有不同的看法。对那些百分之百持反对意见阻挠对话的人，我们还要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甚至表示理解。然而，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但福音的教导一直不断地呼召我们尽力保持平衡。如果你遇到一些失望至极的人，他们会诱使你放弃对话。但凡相信福音的人，从来没有“放弃”这个词。

我们与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对话中，也同样保持尊重的态度。我们对他们不够了解，他们也不了解我们。然而我们知道，即使在共产主义、无神论的中国，也有许多人尊重基督宗教并对福音感兴趣。在北京教区，每年至少有 2000 名成年人在天主教受洗，他们是经过参加一年的信仰和圣经课程后，在由一对一的陪伴员的陪伴，才走上信仰之路。中国的神父、修士、修女和平信徒在神学院接受培训，他们在一个完全世俗化的物质社会中为福音作见证，而且十分尊重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在共产主义中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难道不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吗？

90 岁的我快乐地生活出我 16 岁时所选择的圣召，希望它仍会持续一段岁月。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传教士的圣召已经没有了，这是一种异常现象。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需要，把来自不同宗教和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世界已经成为我们的地球村，由于人与人之间缺乏相互尊重，导致我们每天都在经历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的悲惨现状。值得我高兴的是，在我 90 岁时，我依然能够推动与不同世界观的人的合作、对话和相遇。我认为这是对教会也是对社会的服。在我服务的过程中，由于家乡、朋友们和祖国的支持更加坚定和确信我这些年来来的所作所为。我深深地体验到来自上天的祝福。



韩德力神父在自己家乡 Haasdonk 的教堂以感恩圣祭庆祝 90 岁生日，弥撒后，Beveren 市长召开招待会，给韩德力神父颁发“荣誉市民奖章”，这在历史上第一次给本地市民颁发奖章

愿我们的友谊在微风中永远感受他的临在，

并继续在信仰中彼此肯定。

这就是他赋予我们使命的意义。

是的，我的朋友们，

这是一位来自佛兰德斯省瓦斯兰地区一个农民儿子。

仍然扛着他十字的犁耕种土地，因为

籍着我们轻声细语友谊的微风，

我家乡的诗歌在我们心中荡漾，

我们的使命继续前行！